

秋末初冬,携家人去郊外与大自然“亲密接触”,让心灵放飞。但见那晚霞下湖畔草木葳蕤、波光潋滟,滩涂湿地卷起的金色芦苇浪随风摇曳,尤其是成群的候鸟悠然觅食,嬉闹玩耍,翩翩起舞,在安谧中发出清脆悦耳的鸣叫,让人痴迷陶醉,流连忘返。

事后才知道,上海是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的重要中转站。秋冬之交正是候鸟的迁徙期。每年有上百万只候鸟在沪上沿海林区湿地歇脚休憩。据报道,它们从阿拉斯加飞到澳大利亚,从北极飞到南亚,在长途跋涉中并不都一帆风顺、诗情画意,而是一路艰难、充满波折,甚至危机四伏。除了狂风暴雨、地震海啸,还有就是人类的觊觎和杀戮。在利益的驱动下,在许多看不见的地方,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一张张细密而交叉的大网,让毫无防备的候鸟中弹陷网,在惨叫和惊恐挣扎中成为非法捕猎者的囊中之物,其中不乏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和世界珍禽。它们流入市场,被转手倒卖,更多的则进入餐馆,成为食客的美味佳肴。

国家有关部门正在加强监管,完善法治,提高对违法捕猎野生珍禽鸟类的打击力度。但问题的严重性是,社会和大众思想意识缺乏,在伸向候鸟的众多黑枪黑网中,除了专业杀手,还有就是当地农户和游猎者,许多旁人即便看到了也不以为然。河南一大学生爬树抓捕珍稀鸟后出售,被当地检察院以“捕猎、贩卖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起诉,许多人以为小题大做:不就是掏鸟窝了吗?

数年前,某报记者在一家酒店吃饭时听到“咚”的一声响,原来是一只鸟撞上了酒店大楼的玻璃幕墙。因玻璃窗或玻璃墙白天如同镜面,鸟类在高速飞行中产生幻觉而误撞殒命。该酒店地处鸟类聚集之地,在候鸟迁徙期间撞现象更多,每年为此而丧命的鸟类不计其数。有关专家称,在世界许多地方,为避免鸟类误撞,会在建筑物的玻璃幕墙上贴上醒目的猛禽标志,以对鸟类作出提醒和警示。然而上海,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无数,却很少看到类似的警示标志。

我们在痛恨、谴责利欲熏心的黑手时有没有想过,我们有多少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再进一步就是生态文明和共建一个家园意识?《环球时报》曾报道过一件小事让我记忆犹新:一澳大利亚人出差将车停在机场的停车场。六天后他回来去取车时却惊讶地发现,一只小鸟在车的雨刷上筑了巢并下了蛋。他没敢动车,随即与野生动物保护机构取得联系,寻求指导。对方告诉他两个方案,一是请人将鸟巢安全搬移,二是待鸟蛋孵化后再将车开走。车主经过一番考虑,决定采纳第二种方案,将车留在机场,自己打车回家了。无独有偶,最近又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英国一男子在自家住宅发现一只笑翠鸟撞上玻璃墙后坠落游泳池里,他当即将其打捞上来,发现小鸟奄奄一息,遂用嘴进行人工呼吸,见无甚效果,再辅之以气泵施救,终使小鸟转危为安。

如此善待一只小鸟,体现的是地方的文明和人的境界。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化,人类的完善和提升,文明是必然趋势,亦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如今市面上,也有不少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调味食品,诸如甜面酱、海鲜酱、辣椒酱等等,虽然配方也十分科学,携带也非常便捷,然而不知怎的,即使是口感比较好的“老干妈”,总也比不上我小时候外婆那自产自销自食的定制“酱料”。那咸鲜辣爽,十分开胃的感觉,那飘荡酱料浓香的味道,至今仍令我念念不忘。

外婆酿酱,与众不同,一般人家都在黄梅天之前动手,让豆饼发霉后,经大伏天暴晒后成酱。她老人家却独辟蹊径,定在秋天入手,因为这时正好新的毛豆收获上市,她认为用新豆做酱更加美味。

对于黄豆的选择,外婆更是苛刻,瘪的破的她都一概拒之门外,只青睐于颗粒饱满的。她老人家把黄豆用清水几番洗净浸泡后,放入铁锅里煮沸。对于煮豆的时间把握,她也有标准,即煮到手一捏就能碎为止,然后,将黄豆沥干水,在竹匾上摊开晾凉。等到豆子凉了,她按照一斤黄豆,掺和半斤面粉的比例,将面粉与黄豆搅拌均匀。由于这是个力气活,她往往叫我参与其中,把和着黄豆的面团揉捏得不仅干硬,而且要有劲道,再切成大小统一、厚度统一的面饼。

这时,外婆会把家中的竹匾,铺上洗净晒干的秸秆,将面饼一块块地铺平摊好,随后,再衬上一层秸秆,用被褥子盖好,放在室内温暖且不透

由于儿子要在9月份开学,我们就定在2015年8月下旬入境英国。租房子的事情,我很自然地委托给了同学徐瑾以及她的先生——裘哥。谁让她是我的同学呢?而且,裘哥是一个英国通,为人又热情。

裘哥说,租房子要考虑三大因素。一、地区要安全;二、生活要方便;三、出行有公交。我说,裘哥说得对,一切拜托裘哥嫂嫂了!

不到一个星期,裘哥便发来消息说,他们夫妻俩跑了许多地方,终于找到符合上述要求的一套房子。这是一个新的小区,叫“藏红花中心广场”,由英国一家著名的开发商开发,其中的一栋楼高耸入云,是这个地区的地标,隔壁就是英国内政部。我回邮件说:“好,请赶快把这套房子确认下来。”第二天,我收到了裘哥发来的一大堆表格。

表格填好交给中介后,一个多月星期没有消息。我问裘哥:“怎么没有消息了?”裘哥说:“我去趟

夜光杯

春水一直漾动我的心。

离开小河,我从另一条路回家。我想看更多的风景。

我以为迎春花都谢

地捕捞起来,狠心地倒在路面上,晒成了枯干的逗点。

我感觉到春风的抽泣。阳光是慈悲的,只是无法把这群生命重新抱回河塘。

一群枯干的逗点

任俊国

了,可还是看见枝条上开着三朵两朵。我以为海棠花还会等些时日,可它们已经开了三朵两朵。我以为看不到李花了,可它们突然就掩映了前面的黛瓦粉墙。

我以生命都这般美丽可爱,可我在路上看见一群小蝌蚪,生命已经枯干。此时,它们本该在春波里游动,为春水的诗篇断句,为夏日的蛙鸣谱曲,为秋天的丰收填词,却被人无辜

七夕会

风的地方,等待它们的霉变发酵。

第一天,第二天豆饼集结抱团取暖;第二天豆饼便开始发热;第三天豆饼面上便长满白花和黑花;第四天豆饼面上便开始转化成黄花,直至发酵成功。

发酵成功只是制酱的第一步。这时,豆饼自身温度很高,带有一股浓烈呛人的霉味。外婆便撤掉原先豆饼上的保暖物,将豆饼反复地翻身通风,散尽热量。一周内,她每天忙忙碌碌,将豆饼搬进搬出,翻晒不停。外婆说:“豆饼要越干越好,到了石刮挺硬,才会让酿出来的酱有好吃味道。”

外婆把那发酵晒干的豆饼贮存起来,便非常自信地说,有了酱黄,心中不慌,一年四季都可以制酱了。她按照一斤酱黄三两盐的比例来泡制酱水,将事先用毛刷刷干净的酱黄弄碎放进去,装得七八分满,防止在溶解过程中水分的溢出,降低了成酱的鲜美感,然后把酱黄放在日光下暴晒。三天过后,外婆每天要数次顺着同一个方向,进行充分搅动,让酱黄得以彻底地溶解,顺便把酱黄中的杂质捞出撇净。一周后,瓮里的酱开始有了化学反应,搅动时会有一股很香很醇的酱香味飘逸出来。这时,外婆像魔术师那样,一番搅动,酱色便有一番变化,最后呈现出诱人泛着光亮的黄红色。一月后,外婆制造的甜面酱便可以食用了。这时,左邻右舍往往会来我家,向外婆讨甜面酱分享。

中介。这个中介叫“前面的街道”(Streets Ahead)。”裘哥从“前面的街道”回来后说,有关调查公司在调查我们的资信,还需要时间。我说:“英国人就是认真,好,值得称道。”又过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消息。我有点不耐烦了。几天后,收到一个叫

英国租房记

张妙霖

我们六个月的账单后,“前面的街道”说:“因为在英国没有信用记录,你们必须要办理银行自动扣款业务(standing order)才能租这套房子。”我把我的怨气发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英国佬真是麻烦,租一套小房子,要提供许多材料,还要对我们资信调查!

裘哥说,能够租到这套房子算是不错的了。他家登陆英国前,为了租房子,他们夫妻俩特地从上海飞到伦敦。他们按照上面所

丙申岁末,上海文史馆和上海书协主办了《任政诞辰百年书法展》。在展厅中,我凝视着一幅幅熟悉而精湛的书法作品时,又一次勾起了我跟任先生学习书法的往事与回想。

上世纪70年代初,任先生在上海钟表模具厂下放劳动,我的朋友在钟表公司工作,听说我要跟任先生学书法,他欣然答应带我去。那天,我带了自己的习作,写的是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长沙》和《七律·冬云》。一个小青年要去见大书法家,心情难免有点忐忑拘谨,但先生慈祥和蔼的神情与话语很快就使我绷紧的神经松弛了

嘉定之美

戴红倩 作

提到西湖,有人首先想到的大概是杭州的西湖和越南河内的西湖。杭州西湖一向独领风骚,至于河内的西湖,是在出国旅游热潮中被国人发掘到并认可了的。中国有三十几个西湖,最受欢迎的还是杭州西湖,而吸引游人的河内西湖凭的是一种新鲜感。杭州与河内同处亚洲,文化和风习较为接近,能为两国人民共同接受。传说从前有两个仙女羡慕人间的生活而偷偷结伴下凡,正感受着人世的幸福之际,两人却不约而同地担心起来。她们已经触犯了天规,有悖于天廷的惩罚,不敢久留人间,决定返回天国。途中,两仙女依依不舍人间,各自取出自己的梳妆小镜子撒落人间,一面变成了杭州西湖,另一面化为河内西湖。

杭州西湖不仅仅是一个湖,还是一个以湖为中心、积淀了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建筑、园林、山水、教育、民俗、工商、农贸、饮食、语言等各种领域丰厚知识的宏观群景。

生活在杭州这一富庶的人间天堂是幸福的,谚曰“苏不断菜,杭不断笋”。以前的西湖中不仅有荷花莲藕,而且多鱼蟹:“未到清明土鲊肥”

接下来几天,又是沉默。眼看我们去英国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们开始着急了:不会去了英国没有地方住吧?裘哥裘嫂说:“不要急。”便又往中介跑。中介说:“三个月的账单不行,得六个月的。”我觉得像是一下子掉进了一个深渊。发脾气也没有用,我只得又打长途电话让银行安排六个月的账单。拿到了我

第二天,中介打电话给裘哥说:“对不起啊,房东决定不把房子租给你们。”裘哥裘嫂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想了一个晚上,怎么也没有想通房东为什么不把房子租给他们:没有信用记录,把半年的房费预付给房东还不行吗?我听到后说:“是不是你们把这个房东给吓着了?”之后,他们一家到英国,在宾馆里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直到租好了房子,才算安顿了下来。

难忘师生情

葛博博

两三个,并说这个字要这样写,整幅字帮我修改了几十个字。接着,先生用元书纸给我写了毛泽东诗和鲁迅诗,还用楷行两体写了我的姓名。这些字离现在已40多年了,我依然视作宝贝珍藏至今。

因为第一次的求教成了我学习书法走上正道的起点,至今难以忘怀。之后不久,任先生每周一次来我们虹口工人俱乐部上课,我每课必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是任老书艺的高峰期。现在被国内外广泛使用的行书字体就是在1979年写成的。当时先生的字能在上海十几位书法家经评比被选中实属不易。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任先生的行书字体受到我国港澳台地区和东南亚国家人们的喜爱,也开始被逐渐使用。但他们未经文字改革,至今仍使用

常在泉中浸鲜果)、暖泉(原在灵隐冷泉之上,今已无迹)、冷泉(在灵隐飞来峰下,冷泉亭的柱上有一副趣联:泉自几时冷起,峰从何处飞来。本是一副问联,对者甚多,有一副答如未答的被认为是最佳者:泉自冷时冷起,峰从几处飞来)、虎跑(此泉以“二虎跑山出泉”而闻名,被誉为“天下第三泉”)。杭州之泉,不可胜数,但至今大部分都已湮没,无从考据。

有人发了一个值得提的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湖都叫“西湖”?窃以为,答案可能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是有名的湖本身处于某个地方(城市或山脉)的西面,被称为西湖是顺理成章的;其次是因为有了杭州西湖的名声,取名西湖能吸引游人。再者盖与“西”字的意义有关,古时宾师(不居官职而受君主尊重者)所居的一方谓“西席”,故师曰“西席”或“西宾”。还有一种理由和佛教有关,“极乐世界”是佛教教道的“安养”、“净土”,它远在西方“十万亿佛土”以外,所以也称“西方极乐世界”,是人们向往的地方。